

陈宝箴集

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陈宝箴集

上

汪叔子 张求会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宝箴集. 上/汪叔子, 张求会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7-101-04047-0

I. 陈… II. ①汪… ②张… III. 陈宝箴 (1831 ~
1900) - 文集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431 号

责任编辑: 冯宝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陈 宝 箴 集(上)

汪叔子 张求会 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1/32·29³/₈ 印张·2 插页·631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76.00 元

ISBN 7-101-04047-0/K·1673

数字
资源
PDG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陳寶箴集

錢仲聯題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出版项目





陈宝箴像(义宁陈小從提供)

謹奏兵事十六條

陳寶箴

一日固畿輔上年自平壤之後我軍節潰退畿輔震驚倭人聲張勢厲所面莫當乃不謂乘我徵調未集之時以偏師疾驅深入重地迄今數月猶尚躡蹑海隅惟規取旅順威海圖翦津沽枝葉機勢視前已鈍而我軍由各省入衛次第並至兵力不可謂不厚所宜亟講求者調度耳沿海千里豈能處處設防備多則力分兵力分則勢弱非厚集其力以扼衝要之地而徒令置散置防守隅者然一經敵人蹈蹊而入則緣邊皆成虛設目前奉天等處經諸軍扼守漸能得其所最要者莫為畿輔畿輔既固則海邊少有得失尚非安危所繫竊謂宜選久軍經幾陣戰智勇統將四人每人各統十營合兵二萬餘人擇畿輔適中之地共紮一處先令各營統將會同閱視海邊自津沽以致山海關所有沿海隘口及可登岸之處并畿輔遠近衝僻數百里之形勢俱令瞭然心目然後距海稍遠敵船不及接應之區而我軍可以東西策應者擇其形勝合兵駐守各軍相距各不出數十里而附近一帶何處可以截剿何處可包抄以及設伏出奇之所務須平時會商審度成算在胸斯臨事得駕輕就熟之妙并許給以領探之費飭令嚴密偵探預知敵軍所向一旦登岸則隨機奮擊或分或合無不如志主客之形既殊勞逸之勢又異勝負之數決矣且以能將合勁兵二萬人雄踞一方儼然有猛虎在山藜藿不採之勢縱全敵軍致從他道旁竄入內犯亦不敢越之以入自臨絕地軍志所謂

直抒管見以備采擇摺(义宁陳繼虞藏抄本)

其詞氣迫切陵厲若謗三惟恐不力者仕者則省近
年官箴希則比声氣把持幾至復是非邪正之辨苟非
置得失毀譽於不顧將不能去一貪賄之夫進一氣
節之士吏治之壞蓋有由來且到任數月稍可激揚即
私相指目以為怪異詆議施生動以声勢招復相唱
不謂淫噪紛紜而外竟至以急競不平之鳴直斥其
非迨相杜文制如王廉者假如任腐質財奉

旨竟飭入官目自當飲道奉行不能曲如其意黨同之患更
復何如月與王廉僅止在鄂一而素主往來非可託於
友朋規諍之義況共事

朝廷自有權衡非目所能自必且滯叩

恩遇有分所當為抑何敢隱情恤已上負

附陳王廉印電請托黨私背公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存档件)

新平知覺
PDG

易得戶部候補員外郎毛慶蕃篤實閎毅綜覈
名實史治兵事洋務皆極研究上年臣在天津
辦理湘軍糧臺曾奏調該員相助幸無貽誤悉
該員一人廉公奮勉不避勞怨之力刑部主事
喬樹枏志慮周通見事敏決留心經世無虛矯
模稜之習兵部候補郎中李本方志趣端純條
理精密尤究心中外商務殊有見地工部候補
主事喻兆蕃賦性剛果銳志有為近益專研兵
事忠奮堅卓不圖凡近以上各員或政績業經
彰著或才器確有據依懷及時自效之忱附舉
爾所知之義宜如何破格錄用因材器使之處
伏候

遵旨密荐人才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欽此
PDG

銷房週轉道易順鼎以併私注費不敷至於
 此撥時務學堂之七千金內劃撥二千兩為併私
 注費及湘水橋住堂之用學堂計款之用併私注
 兩兩江俱習按是前議所允之數即電批不
 能此項長計暨款按此分撥之不足二千金乃原著語在
 案此係由湘習銷局每年案收注費銀七千兩金之
 案撥公款因直達撥併私用事無交常年之用老語
 奏明在部立有案據等情前未臣查此項撥
 案本係二年期款案因此時併私銀兩過多事
 情形不同故漸有此二分發給也奏撥官款並
 生入既注兩江督臣劉坤一批准於湘徽鄂內每年
 撥銀七千兩為湘兩時務學堂注費以順人臣生之款
 為湘人學堂之用於理應此理會陳明伏乞
 聖鑒謹奏

撥鹽厘加价款用于学堂备案片
 (川沙汪氏舒齋藏攝片，陳寶箴手稿)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

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六三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补编》,增补书一〇四三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八〇五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四八八〇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

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崑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

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牋、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

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常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